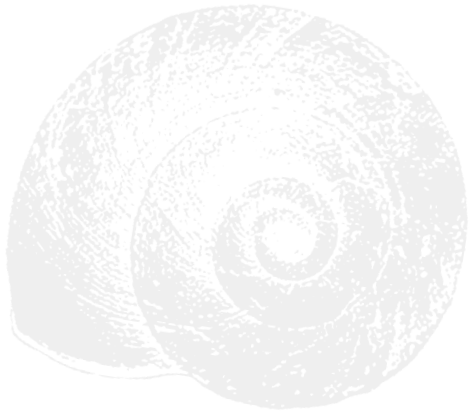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成長・螟蛉



昨晚下過綿綿細雨，清晨空氣中雖有寒涼的水氣，卻透著冬日晴朗的日光，雨卿喜歡這樣的感覺。

看樣子，又是個勞動時鹹汗直流，但是灌下清冽的泉水，站在榕樹下伸展身體，也能感受到涼風吹拂的天氣。

阿母一早便到附近的大戶人家收拾需要洗滌的髒衣服，現在在後院洗，時時傳來搗衣的聲音。阿爸出去做工，桌上留了一碗蕃薯籤與一點菜脯。雨卿把碗裡的簡單食物吃完，也出門上工。

雨卿六歲時被阿爸阿母收養，但是生活如在原生家庭一樣困難，只是從一戶貧困的人家轉換到另一個貧戶繼續生活而已。儘管如此，這對養父母不論生活多辛苦，始終咬著牙，堅守與雨卿親生父母的約定：無論如何都要讓他讀書，因此雨卿得以完成公學校的學業。

公學校畢業後，雨卿在師範學校的台南分校找到當給仕<sup>①</sup>的工作，雨卿很滿足於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尤其工作地點離家住的關帝港街不遠。事實上，學校就設在赤嵌樓裡面。

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因為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註明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面對台灣這塊新取得的殖民地，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有了擘畫與想像。許多日本國內的知識分子，也亟欲尋找自己的舞台，開始將眼光投注於這塊殖民地，發

表自己專業領域的觀點、看法。

就教育層面來說，來自長野縣，曾留學過美國的伊澤修二，儘管尚未踏上台灣的土地，已在日本本地發表了他的〈台灣教育意見書〉，認為應該要從基礎教育著手來推行日語。後來，伊澤修二成為首任的台灣總督府學務長，在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創設了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試圖藉由日語全面推動新式教育。三年後，總督府發布《台灣公學校令》，想以地方經費來開辦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由於直接在日本國內招募教師來台不易，也為因應公學校增加的師資需求，總督府決定培養台灣人身出的師資。

這個構想以台灣的地方行政區劃分為台北、台中、台南三縣及宜蘭、台東、澎湖三廳，比照日本本地一縣設一所師範學校的方式進行，用來培育台灣本地的教師。

匆促之間，台南地區的師範學校無法立刻尋到校地，幾番調查下，鎖定了在水仔尾的三山國王廟，廟後正好有堪用的潮汕會館。

潮汕會館是日本人還沒來之前，潮州人為了往來唐山方便，在信仰中心的三山國王廟後蓋的，順便也買了幾間店屋出租，租金就用來作為廟宇的祭祀之用。然而因為戰亂，會館

① 給仕即為日治時期學校中的工友。

荒廢，產權也不清楚，日本遂強徵作為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台南分校的用地。

但是，日本治台初期，師範學校招生不易，這所學校的運作並不順利，最後仍難逃廢校的命運，直到十多年後，才再次於赤嵌樓重新招生，這時候，願意就讀師範學校的學生已經漸漸增多，學校運作逐漸步上軌道。

雨卿便是在赤嵌樓的校區擔任給仕。

每天早晨，雨卿必須走到兩條街以外的地方去挑水，將樓後的大水缸填滿，然後打掃學校的環境。落葉，要掃乾淨，上課教室的木樓梯要一階一階地以抹布沾清水擦乾淨，教授的桌子就算是油漆斑落，也要擦到摸起來光潔無塵。接著，在教室外的空地拿炭和掃起來的乾落葉生火，煮上熱水，供教授泡茶用。

當然，準備午飯給教授吃，也是他的工作。

雨卿瘦小的身體在充當為教室的廂房邊忙來忙去，剛剛在赤嵌樓復校的師範學校，目前只有他一個給仕，雜事頗多，但是雨卿學習快，手腳勤，每件志保田主任交代的事情都辦得很好。

台南分校最大的長官是主任志保田銜吉，雨卿從未見過校長本人。出身京都的志保田，本來是台南高等女學校的校長，長得濃眉大眼，做事非常嚴謹，每天早上從二樓的辦公室走下來時，一邊走，一邊將袖子貼抹在樓梯把手上，走到一樓時，抬起袖子看看是否沾上了灰塵。他從未在自己的袖子上看過任何汗跡，他微微頷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志保田管理學生非常嚴格，學生對他又畏又怕。聽說，他從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曾經在沖繩的師範學校教書，後來來到台灣，曾在國語學校擔任教諭<sup>②</sup>。上課期間，志保田總是穿著筆挺的西裝在校內巡視，下課之後，則會換上悠閒的羽織，搖著扇子，在附近散步。

不久，學校更名為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志保田升任為校長。

這日早晨，志保田走下樓巡視，喚住了正在圍牆邊生火的雨卿：「今天有一位教諭會到任，中午的午膳，去買橘子來招待吧。」

「是。」趕忙站直身體的雨卿有禮地回答道。

冬天是橘子盛產的時節，雨卿上市場去，看到黃澄澄且圓滾滾的海梨仔<sup>③</sup>，挑了幾顆特

② 教諭即是現今老師的職等。

③ 海梨仔，台灣柑橘的一種，皮薄味甜，每年十二月至三月是盛產期。

別大的。

吃飯時刻，雨卿將午膳排列好，置於桌上，恭敬站在角落，隨後看到志保田校長與一個陌生的男性一同走進來。

「這是牧茂市郎教諭。」校長向已經就坐的教師們介紹：「牧教諭出身愛媛，是從台北國語學校轉任過來的，專長是研究蛇類。相信他的到來，將會為我們的台南師範學校培養出很多學有專精的傑出學生。」

校長的聲音宏亮，鏗鏘有力，相形之下，削瘦的牧先生<sup>④</sup>，聲音溫和許多：「感謝校長給我機會，讓我到陽光這麼明亮，天氣這麼好的地方，與大家聚首。還請各位多多指教。」

大家就座，準備用餐。當牧先生的眼光移到桌上的澄黃海梨仔，他微微笑，拿起來仔細翻看。

角落的雨卿悄悄望著遠處的牧先生。

「牧教諭的故鄉是愛媛，愛媛的名產就是甌柑吧？我特地要給仕去買台灣的橘子來，讓牧教諭嘗嘗看，滋味有沒有不同。」志保田的聲音歡快，隱含得意。

牧先生將大拇指插入果皮中，海梨仔噴出了汁液，眾人一陣驚呼，他大笑：「看來，

這柑橘真的很好吃！」

一邊剝皮，他一邊說：「這品種，皮比較薄，果汁可是很豐盈的，熱帶的水果，就是不一樣。我很久沒吃到柑橘了。」

雨卿看到牧先生的笑臉，心裡也跟著歡喜起來。

牧先生將橘瓣放到嘴裡，一臉滿足的表情，接著望向角落的雨卿，彷彿知道便是他買來橘子的，向他點頭致謝。

那剎那，雨卿心裡閃過一陣暖意。

隨著日本政府在台灣的統治狀況逐漸穩定，過去一般台灣民眾習慣的書院教育，因為新式教育的施行越加式微，以就讀師範學校或是國語學校作為升學目標的台灣本島人數越來越多，台南師範學校暫宿於赤嵌樓的校舍已經不敷使用，需要另覓新的校舍用地。

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位於桶盤淺（今台南市樹林街）的新校舍落成啟用，校址遷移該處，在學制上，取消了四年制本科，改設五年制普通科，另外增設一年制的演習科。

<sup>④</sup> 日治時期尊稱老師、醫生之類的專業人士為「先生」，在本著中也沿用這樣的說法。

雨卿也隨著新校舍，轉移了工作地點。

到了新校舍工作的雨卿，因為一向勤奮，反應又快，很得牧先生欣賞，他向校長申請，讓雨卿在博物科研究室當管理員，雨卿的工作內容從打雜，變成幫牧先生整理標本、編目、寫講義。

早上出發去學校工作，變成雨卿最快樂的時間，他覺得牧先生那一室栩栩如生的動植物標本，也許都在等待他們離開的那一刻。門關上的那一刻，萬物重新活過來，他們只是短暫凍結在瓶瓶罐罐裡而已。

因為朝夕相處，雨卿漸漸認識牧茂市郎的過去。牧先生畢業於廣島高等師範學校，來到台灣後，最初任職於農業試驗場，後來轉往昆蟲部，也曾在林業試驗場工作，因此他對於動植物都很有興趣。然而，當牧先生講起過往的工作經歷，以及調任到台北國語學校時，雨卿覺得他的臉上有著若有似無的惆悵，不過礙於身分，雨卿從來沒有多問其他的問題。

牧先生非常珍惜他研究室內的標本，其中絕大多數，是他自己採集活體，自行製成標本的。不僅如此，牧先生也勤於發表論文，將自己觀察的動物作系統性的彙整，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分析數據、記錄。

整間牧先生的研究室，是雨卿的樂園，櫥櫃裡藏有他上課的教材，也有新收藏、採集的標本，以及從日本內地寄來的生物學期刊，或是新購的書籍，牧先生允許他自由取閱他有興趣的資料。雨卿覺得沒有一個地方比這裡更讓他感到滿足。

牧先生上課時，雨卿喜歡站在教室外聆聽。對蛇類很有研究的牧先生提到，西方人已經正式對台灣蛇類和其他動物開啟研究，在淡水任職的英國人口 Robertson (Robert Swinhoe) <sup>⑤</sup>，已經在台灣採集了許多標本，除了自己命名發表外，也送回英國的大英博物館要求協助鑑定標本，進行學術論文發表，在許多台灣動物的學名裡鑄下了他們的名字。

「世界是一座博物館，我們都是參觀者，但是誰最先發現新物種，就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這不是很有趣嗎？」牧先生眼睛閃閃發光。

牧先生也提到，日本人來台後，已有許多研究者投身研究台灣的動植物，像是出身

<sup>⑤</sup> Robert Swinhoe (1836-1877)，中文名為鄂和，英國駐台的首任領事。主要居住在淡水、台南和高雄，傾全力採集和觀察台灣的物種。由他命名或因他有系統地採集而發表的物種名錄，共有二百二十七種鳥類、四十種哺乳動物、二百四十六種植物、二百多種陸生蝸牛與淡水貝類、四百多種昆蟲，以及一些兩種爬蟲類、魚類、無脊椎動物等，是台灣自然史拓荒時期的重要學者。

於札幌的大島正滿<sup>⑥</sup>，已經發表了不少關於台灣蛇類的報告和書籍，雨卿在研究室內已經讀過這些資料。

雨卿利用工作閒暇時間一點一滴閱讀研究室內的書，後來牧先生得知，雨卿興趣正濃時，顧不得午餐沒吃，只想坐在研究室裡飢渴地吸收知識，便告訴雨卿，可以將書籍帶回家去讀，記得還回來就好。

此後，雨卿的腦子裡，鎮日環繞著各種昆蟲的外型、動物的骨骼結構，對於動物到了癡迷的程度。

牧先生的課程，他比一般學生更加用心上課、作筆記，他模仿牧先生在黑板上畫的各式圖樣，以細膩的線條，讓一隻又一隻的昆蟲活靈活現，似乎就停留在筆記的紙面上。

有幾次，牧先生不經意瞥見雨卿筆下整齊、幼細的，像是活版印刷的字跡，或是望著雨卿專注在紙面繪出昆蟲翅膀、口器的神情，常若有所思地坐回椅子上，繼續喝茶。

有假期的時候，牧先生便穿著米色的衣服，揹著大布包外出，有時連著好幾日都沒返家，回來時總是全身泥土雜草，神情疲憊不堪，但是，兩眼仍然炯炯有神，無比雀躍。返回研究室後，他從不休息，反倒立刻把袋內的動物、昆蟲、植物取出，著手製作標本。

為了協助牧先生，也為了學得製作標本的技术，雨卿在他外出後，通常不會回家，就住在研究室內，以便他返回時，能馬上幫忙處理標本。

天氣炎熱時，牧先生能捕捉到比較多種昆蟲、蛇類，然而這些動物屍體腐化的速度也快，必須掌握時間，將捕獲的動物以最快速度送回研究室。冬令時節，雖然物種並不是那麼多，但是能自由瀏覽、欣賞的時間比較寬裕。

牧先生教導他，可以將昆蟲整隻風乾直接製作成標本，若是質地柔軟的蛹、卵等等，就能直接浸漬於保存液中製為標本，保存於玻片中的標本，多半是微小的昆蟲，如蚜蟲、跳蚤、虱子之類的，當然也可以把較大的昆蟲局部保存下來，製成玻片標本或者切片成為標本。

昆蟲標本的製作需要細緻的手路、精密的巧思，牧先生需趁著昆蟲還未僵硬時，將已經準備好，他親自削磨成長短不一，有粗有細的大小竹籤，把頭、腳、翅、觸角擺成自然伸展的狀態，然後靜置風乾。他持著或尖或扁的鑷子，小心翼翼地處理昆蟲標本，有時，因為行程攔延，昆蟲的屍體已經僵硬，他便在研究室內燒起一小杯水，等沸點一到，將昆蟲夾

<sup>⑥</sup> 大島正滿（1884-1965），札幌人，東京帝國大學理科畢業，是日本研究台灣白蟻、蛇類及魚類的知名動物學學者。他不但對於台灣淡水魚類發現與分類都極有貢獻，也是台灣獨特魚種櫻花鉤吻鮭的發現者、命名者，被喻為台灣淡水魚之父。

起，置於騰起的水蒸氣中慢慢軟化。牧先生製作標本時緊鎖眉頭，不發一語，因稍有不慎，便可能浪費掉一隻辛苦捕獲的昆蟲。

整個下午，雨卿在一旁屏氣凝神觀看著牧先生製作標本，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空氣彷彿是凝滯的。等到牧先生把固定於細針空隙之間的昆蟲，端正地放在桌上，拿起一旁的手巾擦拭自己額頭的汗，一種喜悅和放鬆才開始在空氣中流動，雨卿趕忙端來茶水，讓他休息一下。

望著牧先生啜飲茶水，雨卿鼓起勇氣向他說：「下次，先生外出時，請問我可以跟著幫忙嗎？」

牧先生臉龐的線條柔和起來，偏著頭想了想，微笑，點了點頭。

「最近，我想做一些蝸牛的研究，不然，你就來幫我吧。」

天色才現出魚肚白，草葉上尚有露珠，還有顏色絢麗的蜘蛛正從這端的葉子出發，慢慢來回，在兩端葉片上吐絲織網。

牧先生走得極快，手上的鐮刀不停地隨著身形的移動，往前砍出一條僅可通行一人的小路，雨卿盡可能跟上他的腳步，他好像承接著牧先生呼出的微熱氣息，腳部感覺到地形的

坡度，肺部也奮力呼吸著清晨清涼的空氣。

牧先生的呼吸聲越來越喘急，腳步卻沒有慢下來，兩旁的雜草都比他們還要高，行走時，腳踩著雜草前進，發出了擠壓的聲音，身邊有草拂過，有摩擦的聲音，四周皆是起起落落的聲音。世界的本質是寂靜的，這些聲音，是活著的聲音。

世界彷彿只剩下牧先生跟雨卿，只剩下這兩個人，而他們，正往大地的心臟走去，大地對他們伸出了碧草之臂，要將他們納入懷抱裡。

牧先生帶雨卿走出了草叢，進到一片樹林。

樹木極高，葉子在高處交織成蔭，他們站在穿過樹林葉縫間隙而落下，微微的日光裡。樹林的根部和山坡上長滿了蕨類，落下的葉子就著周遭的濕度與溫度混成了腳下柔軟易滑的腐植質。

牧先生叫他喝水，補充一點水分。

「スウインホー定義了台灣最大的蝸牛，那種蝸牛，你知道嗎？」牧先生張開手掌比畫著：「大概有這麼大，身體有很漂亮的網狀花紋，你想，殼這麼大會很重吧！結果因為殼的體積大，反而殼質比較輕薄，這樣才可能爬到比較高的地方去。」

雨卿著迷地聽著，他想像，有花紋的軟質身體，從螺旋狀的殼伸展出來，在陽光的照

射下閃閃發亮，該是一種多美的景象。

「但是不要因為他找到了那麼迷人的蝸牛，以為研究就到底了。其實，台灣多的是小型的，有特殊殼型的蝸牛，把牠找出來，觀察牠，定義牠，新發現一種種類，就是屬於你的新發現！」

牧先生帶雨卿觀察潮濕柔軟的地面，輕輕撥開長著苔蘚的石縫邊，教他辨識什麼是排水良好，帶有濕度的環境，那是蝸牛最喜愛的生活條件。

剛開始，雨卿沒看到什麼蝸牛，然而牧先生眼光來回巡視，一眼就看到了融入自然條件當中的蝸牛，輕輕地把牠拿下來，看著牠的腹足縮進殼內——先是身體縮進去，最後才是靈巧可愛的觸角。

雨卿第一眼就愛上了這個可愛的小東西，有殼可以遮蔽，身體是那麼地柔軟。牧先生繼續介紹這種生物，包括牠有大小長短不一的殼，閉板、生殖器官也有所不同。雨卿一字不漏地記下來，他覺得自己的世界，開了一個縫，透出了光。

接下來的時間，他幫牧先生背沉重的背袋，在他忙著檢視觀察對象時，記下特徵敘述，或者用乾淨的棉麻布，把洗淨的標本包起來、編號，放入袋中。

牧先生剛開始不是很放心他寫的紀錄，於是一邊忙碌，一邊檢查他的紀錄，但是後來

發現，雨卿記錄得又快又正確，字也工整漂亮，不需要他特別提醒，便能自動記下他採集的地點與時間，讓他非常欣慰。

後來，牧先生常常帶著雨卿外出採集標本，觀察生物，漸漸地，雨卿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研究的重點，能夠獨立成行，帶回研究的標本。

他喜歡登山，喜歡獨自一個人帶著些許的米跟曬乾的高麗菜干、小鍋、帆布帳棚上山去面對大自然，背袋裡裝著牧先生借他的珍貴論文，走到疲累了的時候，坐下休息，就著日光閱讀。

有時，飛鳥從頭頂上飛過去，風吹過來，聽見樹葉搖曳的聲音，那是一種被撫慰的感覺。

雨卿後來著迷於一種殼的形狀像紡錘的蝸牛，不像一般蝸牛的殼是圓的，這種蝸牛的殼尖尖長長的，殼的內口外唇緣邊，有一個弧度優美的突齒，「像是校長抽的煙管啊！」他微笑地想著。

這些像煙管的蝸牛，殼的顏色泛著咖啡褐色的紫光，是一種難以言喻的顏色。雨卿小心地撿起牠們，像是紡錘的殼，中央渾厚，尖端漸趨於細，起伏的線條，手感飽滿而豐潤。

回到研究室後的雨卿，學牧先生一樣，拿起厚紙板，在光滑的紙面寫下這隻蝸牛的記



述，後來這種蝸牛，就被命名為「王氏煙管蝸牛」。

牧先生不僅將雨卿當成自己的學生來教導，更像是自己的孩子，從內地、台北寄來的資料、刊物，都讓雨卿一睹為快，也因為這樣，雨卿發現，牧先生每趟出門採集，並非只是單純踏遊、記錄而已，事實上，牧先生將紀錄資料帶回來後，遍查各種資料，做科學的分析、研究，課餘時間，他常埋首伏案，撰寫研究報告。

幫忙找資料，大量閱讀相關資料之後，雨卿驚異地發現，眼前的這位牧先生，是一個如此熱衷發掘新物種的博物學家。

大正七年（一九一八），牧先生最先在鹿港採集到台灣特有種的招潮蟹，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更在阿里山首次發現台灣特產的山椒魚（サンショウウオ），命名為Hynobius formosanus，將formosa冠入命名之中，加上拉丁文的「屬於」anus，把這種身長有尾，且有四肢，皮膚表面有特殊山椒的刺激性味道的兩棲類動物，與台灣的名字連結在一起。

不僅如此，雨卿也發現，牧先生不但對動物有研究，對於植物也有熱愛，尤其對於樹木的病蟲害著力甚深。雨卿讀過他發表於《林業試驗場特別報告》第一號文章，以非常長的篇幅討論行道樹與觀賞植物的害蟲問題，他也對蛀蝕房屋的白蟻、妨礙蔬菜生長的蚜蟲、減少柑橘收成的果蠅進行研究，分別著有論文闡述研究成果。

所以，牧先生擔任的「博物學」科，指的是廣義的自然科學，分別有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等專門知識，是對於自然物進行蒐集及分類的學問，以他的學識而言，當之無愧。

只是牧先生從來不提，為何他從農事試驗場、林業試驗場一路轉往國語學校，最後到台南師範學校任教。從台北轉到台南來，難道只是為了更方便採集標本而已嗎？

雨卿抬頭望向牧先生的書櫃，整齊劃一的書籍、資料按照他的習慣歸類、擺置，然而右側有一本小書，比其他的書冊短小許多，因為翻閱的手感造成微微開掀，與其他書本略顯不同。

雨卿想起牧先生外出時，常把這本書帶在身邊。

雖然採集標本時，並不需要多與他人交談，但是牧先生喜歡在路途中跟遇到的台灣人用他不標準的台語聊上兩句，因此這本《林業應用日台語集》，變成他翻閱、學習台語的重要用書。

「汝要搭到何位」（汝ハ処何迄御乗リデスカ）

「要到八芝蘭」（士林迄行キマス）

「要創何大事」（御用向ハ何デ御座イマスカ）  
「要去園藝試驗場」（園藝試驗場ヘ行キマス）  
「彼內面是植何貨」（其内ニ何ガ植エラレテアリマスカ）  
「柑仔嘜、芎蕉嘜、桃仔嘜、」（蜜柑トカ、芎蕉トカ、桃トカ、）  
「尚有的我不識」（未タ他ニ多クアリマスケレモ能ク知リマセヌ）  
「何時要返來」（何時才帰リニナリマスカ）  
「要搭尾幫車返來」（終列車デ帰ル積リデス）

牧先生常利用這段書中的對話，只是將地名、植物名變換成其他的名詞，尤其舉例柑仔、芎蕉、桃仔的部分，後面加上了語助詞「嘜」（ラア），牧先生學起來後，常常將它加在字後，形成「蝦仔啦」、「魚仔啦」之類的隨意口語，聽起來很有親切感。這本書裡面的用字標上片假名，注出台語發音，句子後面附上日語的意譯，便於學習者學習台語，遇到不會的台語用字，牧先生請雨卿教他，他再記錄在書冊裡。

也是一次偶然的機會，牧先生問雨卿，一般台灣小孩子拿著去黏蛭蝓<sup>①</sup>（蟬）的竹竿台語怎麼說時，他提到了這本《林業應用日台語集》。

「這本書，是我在農事試驗場時認識的一個台灣人，叫做林學周編寫的。他長著圓圓的臉，待人很客氣，我還小他兩歲。」牧先生接過雨卿倒的茶水，喝了一口。

「我們需要會日文跟台語的人，來幫我們把一些農林業的專有名詞整理出來，也需要有人教我們基本的對話，否則我們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做採集，不靠本島人的幫忙，也是很難的。」

「說真的，林學周真的是好頭腦的人，雖然只讀過大稻埕公學校，可是做起事來又快又好。我來台灣後，首先先做台灣昆蟲名稱的調查，之後做了竹筍害蟲的研究，他幫忙很多。所以我把他的名字一起並列為論文的寫作人。這在自以為優越的日本人來說，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事，可是我很堅持。我也努力讓他從臨時雇員成為正式雇員，薪水也增加。」

牧先生的臉色出現一抹寂寥：「有努力的人就該有回報，不能因為他的出身，就抹滅一切。」他敲了敲桌面，發出沉重的聲響。

把寡言的牧先生說過的話，前後連貫起來，一些事實便能拼湊出來。

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他剛從廣島師範學校畢業，就來到台灣，在農業試驗場

① 蛭蝓 (am-pò-sián) · 蟬。

或是林業試驗場的表現都極為優秀，發表過許多篇有關樹木害蟲的論文，但是隸屬於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下的農林單位，多由札幌農學校出身的研究者把持，也不乏知名學府的研究者，如先後兩次來台灣調查樟樹害蟲的知名學者佐佐木忠次郎<sup>⑧</sup>，便是東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學者。

十九世紀初，日本本土的博物學教育，基本上分為兩大系統。東京醫學校、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聘任的是當時歐洲以實驗科學著稱的「德國學派」學者，教授博物學或動植物學。另一派「美國學派」，則源自畢業於美國麻州農科大學的克拉克博士，他受聘到北海道的札幌農學校，教授植物學、農學及化學。相較於東京醫學校採行德國式的嚴格教育，札幌農學校因為美國學者的加入，充滿開拓精神，兩者學風極為不同，許多位渡海來台，從事博物學的研究者，均來自札幌農學校。

「農事試驗場昆蟲部的部長素木得一、技師崛健，來自札幌農學校，發表〈糖業改良意見書〉的新渡戶稻造，也是札幌農學校畢業的，還牽成他的堂弟新渡戶稻雄，也來到台灣，我們曾一起研究害蟲。」

相較之下，牧先生出身師範學校的經歷並不出色，無論產出多少豐碩的研究成果，始終無法升到高等官，因此牧先生轉到台北國語學校任教，繼而來到台南師範學校。

「努力當然是必要的，要讓自己一直進步，一直往前走。」牧先生勉勵雨卿：「以你的家庭狀況，雖然到內地去求學不太可能，可是你可以自學，自己通過檢定考試。自己的未來，可以自己創造。」

牧先生的鼓勵，讓雨卿的人生打開一扇透氣、明亮的窗。

研讀、準備考試的過程，雨卿從來不覺得苦，他相信那只是一段上坡的過程，就像他自己前往野外採集、觀察時，攀坡、開路一樣，他知道，只要自己撐過去，就將柳暗花明。

透過牧先生的教導、自己的苦讀，只有公學校學歷的雨卿，後來通過「實業學校卒業程度檢定試驗」，取得等同中學校畢業的學歷。

其後，雨卿也順利考取台灣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的資格。

一天下午，走進研究室的牧先生手上拿著一份文件，遞給雨卿。

「你已經有中學校的同等學歷了，再來，如果想要走出自己的路，應該試一試這個『文檢』的考試！」

「文檢？」

<sup>⑧</sup> 佐佐木忠次郎（1857-1938），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昆蟲學者，也是近代養蠶學、製絲技術的開拓者。

這是什麼？文件的封面上有很長的名稱：「文部省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員檢定試驗」。

「這是讓有志要當教員，但不是出身師範學校的人，可以參加的一種檢定考試，如果通過了，可以取得中等學校的教員資格。」牧先生說。

「也就是說，我如果通過了，就可以在學校擔任先生，而不只是博物室的管理員而已嗎？」雨卿在心裡低語，胸臆裡有個正在沸騰的熱源。

「可是，這個考試非常困難，如果你要考，得好好用功啊！」牧先生走到自己的桌邊，一邊坐下來，一邊對雨卿說。

這項考試，每年舉行一次，不僅是台灣人面對這場考試時感到異常艱難，就算是日本人也視為「難關」，在考上之前，多數都經歷過數次落榜，根據統計，這項考試的及格率不到十分之一。然而，雨卿決定要參加這場考試，勇敢接受這項挑戰，他期待有朝一日，他能當一個像牧先生這樣的教授。

雨卿泰半時間在博物室裡讀書，有些考試用的指定教科書，他之前已經跟著牧先生讀過，例如飯島魁的《動物學概要》、谷津直秀的《動物分類表》、飯塚啟的《動物發生學》、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等等的這些書籍，變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有不懂的就把自家的書籍也帶來給雨卿閱讀，甚至從日本訂購《教育學術界》、《文檢世界》等等相關消息的書籍給他閱讀、練習。

三月的報名時間一過，很快到了預備出發到內地考試的時候，可是雨卿很擔憂。

博物科的「文檢」考試，分成五月的預備試驗和七月的本試，預試要通過才能繼續考主試。一般而言，內地人是在自己所居在的地方先參加預試，等通過後才上京考主試，但是雨卿是台灣人，台灣並沒有舉行這樣的考試，因此兩次的考試都得以日本進行。等待預試結果要一個月，本試也得考三天，雨卿勢必得待在日本。生活費、交通費加上船票，是一筆很大的金額，他的薪水無法負擔。上一次前往東京考中學校檢定考試的費用，是靠著阿母向左鄰右舍東借西湊來的，這一次，無論如何，都無法開口向阿母提起這件事。

儘管心情不定，雨卿仍然勉強自己將注意力投注於研讀，讓自己不要分心去想其他的事情。

這天凌晨，一晚沒回去，待在博物室讀書的雨卿，聽見外面有奇怪的聲音，打開門才看到，行前說要在野外待個五六天的牧先生，忽然回來了，神色疲憊，把手上的布袋遞給

他：「幫我做這隻標本吧！」

雨卿小心翼翼地解開有點重量的布袋，裡面是一條橘褐色，蜷成球型的蛇，他抓住蛇頭，技巧性地解開像是複雜繩結的蛇體，蛇身結實有力，長度大概是十二吋長。

一般來說，這種蛇的顏色是黃褐色的，但是這條偏向橘紅，看來牧先生是經過挑選、追蹤，決定要抓這條蛇做標本。

這種蛇身體左右側比較扁，因此腹部的地方面積比較小，製作標本並不容易，但是雨卿已經是製作標本的好手，手法熟練俐落，他做出來的標本，總是栩栩如生，而且防腐徹底，不會有腐壞的問題，已經有幾次，牧先生在採集返回研究室後，自己逕自休息，安心把東西交給他製作標本。

一種被信任，被期許的喜悅頓時充滿了雨卿的心裡，他撫摸著這條鱗片泛著亮光的小蛇，探了探蛇的尾端生殖器，蛇尾有力地纏繞在他的手腕上，他探知到這是一條公蛇，開始著手準備器具製作標本。

盛好福馬林、酒精，他注射ニテル（乙醚）使蛇昏迷，再以鋒利的解剖刀割開蛇肚，掏出內臟，以剪刀剪除血管及周遭組織，然後以酒精洗淨內腔。

接著，他拿出針筒，儲滿福馬林，小心翼翼地注射進入蛇頭，然後一段一段，分段將

福馬林打入蛇身，再把乾淨、浸滿福馬林的棉花塞入內腔，取細棉線穿針，非常仔細地把蛇的肚子縫合。

把蛇身放在桌上，以小刷子蘸著福馬林，緩慢、仔細刷遍蛇身，然後，雨卿來來回回巡視蛇身，調整角度，把蛇擺成生動的模樣，也就是蛇看到了獵物準備伺機而動的姿勢，接下來，這條蛇將這樣靜置一段時間。

牧先生在一旁觀看著雨卿的動作，他的動作謹慎，每個步驟熟練又細心。

「接著要怎麼做呢？」牧先生問。

「已經刷上了福馬林，靜置，讓蛇的表面風乾，然後再將牠以白色細線稍加固定，浸入裝著福馬林的罐子，接下來牠還會斷斷續續滲出一些組織液，所以只要福馬林溶液變色，就更換，直到福馬林不再變色，就可以正式裝入標本罐，然後封蠟密存。」

牧先生一邊聽，一邊點頭，繼續問：「你知道這是什麼蛇嗎？要不要說說看？」

雨卿靦腆笑著，望向那條在桌上的蛇說：「我想，這應該是*Paras formosensis*，鈍頭蛇，牠的頭部呈現鈍狀，也有黑色斑點。這是無毒的，不會主動攻擊人，特別的是，牠喜歡吃蝸牛，下排有細細的牙齒，可以把蝸牛肉拖出來吃掉，另外……」雨卿一邊嗅聞自己手上的味道，「這條蛇還有一個特徵，只要驚嚇到，身上的腺體會發出奇特的味道！」

他們兩人笑了出來，空氣當中，漂浮著刺鼻的福馬林氣味，還混合著這條鈍頭蛇的特殊氣味，雖然難聞，但他們都為了能擁有這條蛇的標本非常欣喜，而且也習慣了這種味道，這種味道的存在，象徵著博物室又增加了一樣珍藏寶貝。

「考試準備得怎樣了？下個月就該啟程了吧。」牧先生細長的眼睛眯成一條線，凹陷的眼睛配上微垂的眉毛，臉龐看起來總是很慈悲。

「我很認真在準備。」雨卿說。

旅費沒有著落的不安，又浮上心頭，他盡力去忽略那種不安帶來的惶恐，把桌上的器具一一歸位。

牧先生悄悄打了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趕著把蛇帶回來給你，我該回去休息了！」一邊起身，他從衣袋裡拿出一個紙包，走到正在擦拭桌子的雨卿身邊。

「謝謝你替我做了這條蛇的標本，只有交給你做標本，我才能安心。這是謝禮。」

雨卿嚇了一跳。

標本的製作步驟，是牧先生教導他的，無論是昆蟲、蝴蝶，甚至像是蛇、鼠之類的標本，是牧先生一邊做，一邊告訴他訣竅，即便是他獨力製作標本的初期，牧先生也在一旁指導，因為他做了這條蛇的標本，就給他謝禮，實在說不過去。

「先生，我真是不敢當，我都是照著先生的指導進行的，沒有收謝禮的理由，況且我本來就是先生的助手，付出是應該的。」他急忙推辭。

「雨卿！」牧先生的眼睛閃閃發光，「把謝禮收著！這段時間以來，謝謝你這麼努力協助我，你是個負責認真的年輕人，應該有好前途！」

牧先生用力把紙包塞到雨卿的手上，轉身往門口走去：「我累了，去休息了。」

雨卿緊握著紙包，覺得那個單薄的紙包，那麼地厚實。

他明白了先生的用心。

這是不傷害他自尊的方法。先生在野外踏查時，改變行程，抓了蛇回來，特意讓他製作標本，然後說要給他謝禮，其實說穿了，是資助他去東京赴考的費用。

雨卿覺得眼眶內有溫熱的東西，沒有讓它流下來，他知道，牧先生不會希望看到他餒志的樣子，他更該提起精神，迎向挑戰。

後來，當雨卿病重之際，常常想起那個春日三月的櫻花，當風吹拂而過櫻樹，便像是落淚一般地揚起了落花，櫻花的美，在於枝頭的短暫綻開，也在於飄落時最後絕美的姿影。

當時的自己，對於未來充滿了希望。

出發前，阿母替他整理了行李，拿出了一件長褲，對他說：「口袋，探探看！」  
雨卿伸手欲探，發現口袋被縫住了。定睛一看，阿母以針線細細密密地縫死了口袋。

「我擔心路上有變故，把錢搞丟的話就糟了。所以，我把錢放在口袋裡，整個縫起來，你就穿著這件褲子，絕對不要脫下來，一路到東京才可以換衣服。」

阿母接著拿出一小疊摺成四方的錢，還有一些零散的硬幣，塞到雨卿的手上。

「這是我跟你阿爸能借來的錢，你拿著零用，先生的錢，我縫在口袋裡了。來，拿著！」

雨卿握住阿母的手，微微顫抖：「阿母，妳等我……」接著，他已經說不出話來。

阿母拍拍他的肩膀：「你很好了，是個孝順的孩子，很好了，很好了……」

雨卿就這樣穿著那條長褲十天，坐船抵達門司港，直到坐了火車進入東京，在寄宿的旅店卸下行李，才換下已經散發異味的長褲。

他不以為意，向伙房借了剪刀，剪斷一小截線頭，就著昏暗的燈光，一段一段拆掉阿母縫的線，把錢取出來，付了住宿的費用。

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他的參考書籍、鋼筆、墨水和受験票（准考證），所以，他把這些東西綁在布巾裡，當成枕頭，晚上枕著睡覺，剩下的錢，放在阿母特地在外套裡縫上的

一個暗袋裡，貼身不離。

那一年，他報考的是文檢的生理衛生科，這是牧先生的建議，他不希望雨卿一下子受到太大的衝擊，如果生理衛生科能通過，代表他的努力已經受到基本的肯定。

他記得一切。

記得自己通過預試時的歡喜，那個四月的春天，格外明媚，他也記得查閱官報後，發現自己考上的欣喜若狂。

他打電報回去台南告訴父母，也打了一通給牧先生，跟他稟報這個好消息。接著，要收拾行囊返鄉了。

病中的雨卿舉起孱弱的手，在被上畫出「合格シマシタ」的字樣。這句話，照亮了他往後的日子。

他在午後的高燒盜汗中，緩緩睡去。